

民风乡音

木里纪事

□ 相裕亭

木里,是青海省天峻县上面一个小镇子。

我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天峻县的海拔高度是3500米,而木里镇的海拔高度是4200米。木里镇所管辖的地盘有半个江苏省那样大,但全镇人口不足千人,且皆是牧民。

木里的春天非常短暂,前后不到三个月。

当地有一首打油诗:“七月迎雪芳草生,八月匆匆绽笑容,九月枯黄已结籽,十月傲然待冰封。”说的是阳历七月,巍峨的木里山还在冰雪覆盖中,可那里的小草,已经感悟到大地的温暖,便悄悄地萌芽,不待山上的冰雪融化,小草们就在洁白的雪层中露出了嫩绿的笑脸。八月,山上的小草们匆匆舒展开枝叶。九月,它们争相扬花结果。十月,纷纷扬扬的大雪又将它们覆盖在厚厚的冰雪之下了。可见那里的春天之短。

木里的冬天,异常寒冷。

当地牧民向来不用砖头、水泥建房子。否则,春夏时节建好的砖瓦房,到了冬季,零下三四十度的寒流袭来,砖瓦混凝土建造的墙体很快就被冻酥掉了,再经几场摧枯拉朽的大风一吹,用不了多久,建好的房子就会自行垮塌。所以,在木里,见不到砖瓦混凝土建筑,星星点点的房子,全都是用隔冷的板材搭建的。当地木里乡人民政府,也仅仅是两排木板房。

我们去的时候,刚刚落下一一场暴风雪,当地一户牧民家有几头牦牛夜宿在草原牧场,没有来得及入栏,竟然被活活地冻死在雪地里了。第二天,当牦牛的主人骑着马,在一处土丘旁找到那几头冻死的牦牛时,发现牦牛的身子底下压死了一片麻雀。

我们原认为是麻雀躲在草丛中,被牦牛活活给压死了。其实不然!而是暴风雪来袭时,那些在寒风中无处躲藏的麻雀,纷纷钻进牦牛身上的绒毛中取暖。但,麻雀们并不知道,身披厚厚绒毛的牦牛,也难抵高原雪夜的寒冷,轰然倒地时,竟然把钻进它绒毛里取暖的麻雀给压死了。

另有一件事,是当地牧民告诉我们的。说有一年冬天,两个外地来木里煤矿拉煤的司机,晚上在当地一家小酒馆里喝酒时喝醉了,随之大打出手,一个持酒瓶,一个摸板凳地干起来。酒店的老板一看要出人命,立马打电话报警。天峻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,很快派来几名干警,把两个打得鼻青脸肿的醉汉给带到看守所去了。

天峻县看守所,离城区较远。那两个醉酒的家伙被带到看守所之后,狱警们考虑到他们不是什么重刑犯,随便找了间房子,扔给他们一个火盆和一些取暖的柴禾,就不管他们了。岂不知,那两个家伙半夜醒酒后,想到第二天将要接受治安处罚,俩人合起伙来逃跑。

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,天峻那地方,冬季的夜晚,人待在室外是难以生存的。那两个家伙逃出看守所后,在雪里没跑多远,就感到体能不支,担心再跑下去,将要冻死在荒野里,又乖乖

地返回看守所里了。

三

我到木里的第二天,赶上那里刮大风,满天的风沙刮得人无法站立,我下车的时候,车门被大风吹得打不开。后来,我用力把车门推开一道缝隙时,呼啸的寒风,卷着沙粒,如同狂风暴雨一般,“嘶嘶”地向我的脸上、手上袭来。那一刻,我说不上是寒风刺骨之痛,还是沙粒打在我皮肤上钻心地疼痛,只感觉裸露在外面的肌肤,被风沙吹打得如同刀子割裂一样难受。

午饭时,大家围着一个中间挖出火锅座的圆桌坐下以后,店老板问我他们想吃什么,当地文化局的一位领导说:“弄两条鱼吧!”

这是我没有料到的。在我看来,我们从内地来到高原,品尝这里的山羊、野兔什么的该多好!为什么非要吃鱼呢?但我转而又想,莫不是他们长年在山上吃牛羊肉,趁客人来了,吃一回鱼,换换口味?

随之,火锅燃起来。大家围坐在火锅前,眼巴巴地期待着锅里的鱼早点煮熟。其间,有人相互敬烟。不料,我们同来的人中,拿出打火机打火点烟时,

怎么也打不着。当地人告诉我们说:“高原缺氧,普通打火机是打不着火的!”刹那间,我似乎感到了头晕目眩,以至于不想在那小房间里久坐。我不断地提醒服务员:“把门敞开!”

好在,火锅里的鱼很快煮熟了,那位文化局的领导亲自为我捞了一小碗鱼,我担心房内缺氧造成窒息,匆匆吃了两口,似乎没吃出那鱼是个啥味道,便早早地放下碗筷。

后来,也就是一周以后,我从西宁返回连云港的火车上,巧遇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同乡,我笑谈在木里高原时当地人请我这个海边人吃鱼的事,我那位专门从事高原动物研究的同乡问我:“你吃的鱼是什么样子?”

我说:“有点像我们家乡的鲅鱼。”

对方问我:“身上有没有鳞?”

我说:“很少!”

对方一拍大腿,说:“你吃的那是拟鮀高原鮀!那是高原上很珍贵的鱼。”也就是说,当天,我在木里高原吃得那顿鱼,是当地人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了!

(作者现供职于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宣传部,中国作协会员)

世说 心雨

三月的郊外无需门票

□ 李新勇

汪洋恣肆的油菜花是三月的精灵,它把生命的金黄放在三月和煦的阳光下晾晒。

在一片金黄的花海中间,麦田像是画家随意涂抹上去的一块翡翠绿。还有清冽的河水、水边鹅黄的芦芽、铺天盖地的紫云英,有意无意地为坦荡的田野增加了复杂和深度。再加上豌豆花的淡雅、桃李花的煽情,三月便香气扑鼻了。

在花的海洋里,远处的房屋变矮了,仿佛是花海中的舢舨,近处泛绿的春树,恰似一叶叶鼓胀的帆帆。

这季节,鸟儿的鸣叫是那样清亮。低飞的紫燕,翱翔的雄鹰,成片翻飞的沙鸥和鸽群,于田野深处不知名角落里低吟浅唱的斑鸠和鹧鸪,合唱一团般,唱出了春的情绪、春的爱恋。

这季节,城里人仿佛选择了一场逃亡,从市区奔向田野。身后是一片轰然退缩得近似坍塌的高楼大厦,上紧发条的生活跟墙角的残冰一样,瞬间融化成一摊温润的春水。

把身躯摊在三月的青草地上,尽情打开四肢,让风揉乱长发,拂过脸颊。让三月馥郁的花草香在鼻孔里漫漶,让三月的各种鸟鸣,包括风摇动春树的嘎吱声、牛哞、蛙鸣,流水般灌注到耳朵里来。

如果遇上一场雨,无论大小都再好不过。在无边的田野上,让我们自由地穿越到张志和“桃花

流水鳜鱼肥”的西塞山前,白居易“浅草才能没马蹄”的钱塘湖边,杜牧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的烟雨楼台,辛弃疾“梦回人远许多愁”的玉楼,王安石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瓜洲。

这季节是那么适合朗诵。面对五彩斑斓的田野,读余光中:“春天,遂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,想起太湖滨一渔港,想起那多情的表妹,走在柳堤。”范蠡和西施在浅浅的思想和哀愁中复活了,他们越陌度阡,携手走在烟雨江南那长相厮守的旅途中。或者读海子的“春天,十个海子复活了”,他们长发齐肩,像一群涉世未深却心怀天下的少年,用忧郁的眼神打量迷惘的世界,突然,一转身,将理不出头绪的世界暂时抛在脑后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或者读默雷克:“我躺在春天的小山上,白云变成我的翅膀,一只小鸟在我前面飞。啊,告诉我,孤独的姑娘:你在哪里?让我留在你身旁!”

最最好的状态,是忘掉所有的文字、所有世俗的存在,把自己干干净净地交给春天,把眼前的阳光,当做世界元初的第一缕阳光,把眼前的田野,当做世界元初的第一块田野,从零开始,给万物第一次命名,让万物予人第一次感知……这情景,想想都是那么令人快乐,给人说不出的冲动和勇气。

知道此“孺”而非彼“儒”,是在回母校参加九十校庆之后。“孺”与“儒”读音一样,字形也差不多,差之毫厘却谬以千

里。孺,乳子也,“敬孺”的意思是小孩子也是要尊敬的。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,总是习惯以俯视的角度看孩子,常常把年幼与无知联系在一起。比如,“黄口小儿”“乳臭未干”等成语都是对年轻人表示轻蔑的。即使比较正面的成语“孺子可教”“后生可畏”等,还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。“敬孺”,把小孩子放到应该受到尊重甚至尊敬的高度,这个理念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

“敬孺”二字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首诗,其中有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两句,当时的解释是“蔑视所谓正人君子的指责,心甘情愿地做人民大众的牛”。现在想来把“孺子牛”解释为做人民大众的牛,未免有点牵强。鲁迅喜欢小孩子是人所共知的,“无情未必真豪杰,怜子如何不丈夫?”这两句诗便是印证。先生年近五十岁才有了海婴,对儿子宠爱有加,让儿子当牛骑是可以想象的,但还只是停留在“舐犊之情”的爱孺层面上。

“敬孺”二字让我又想起了老人家的一段话。“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,正在兴旺时期,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。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,世界是属于你们的,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。”这是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向中国留学生说的一段话,意味深长,充满哲理。任何大科学家、大政治家、大学问家、大实业家都有孩童时代,即便老人家那么伟大的人物也是从小孩子成长起来的,一百多年前谁能预料到这个叫做“石三仔子”的小孩能够改变中国、影响世界?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”,如今老人家已安息在水晶棺中,当初听他说这番话的年轻人也已成为耄耋老人,那时的孺子现在

永远这么美丽、鲜艳、芬芳……
(作者为宿迁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,中国作协会员)

春天的犁铧

□ 谢紫妮

1
犁铧站在垄沟里,垄沟躺在农人的脚边,农人晒着四月的太阳。

四月的田野,土地已经温热湿润,春播的农时到了。犁铧和土壤早已是心有灵犀。

农人也听见了土壤的呼吸,他把手伸进泥土摸了摸,感受到了阵阵躁动。

在四月,在春天,在大地的词典里,犁铧是一个美丽的动词。

2

春天背着阳光赶路。只几天功夫,土地的封面就变了颜色,一层层毛茸茸的小草被土壤的呼吸唤醒,拱出了地面。

犁铧说,该破土了。

农人说,该播种了。

于是犁铧伸开腰,帆一样在黑色的波涛里翻涌;于是农人撇开手,把种子和化肥洒进摇晃的春光里。

3

四月里的犁铧,是生活对农人的赐予。

一遍一遍,一垄一垄,从脚底到远方,从清晨到黄昏。犁铧的足印伸向大

地深处,去触摸庄稼拔节的芬芳。

4
四月里的犁铧,针脚密密匝匝地缝过田野上每一个垄沟。

天高,土厚。

四月里的犁铧,记住了每一块泥土的热吻。

四月里的阡陌,记住了每一棵庄稼的名字。

四月的犁铧站在垄沟里,春天在这头,秋日在那头。

(作者为网络编辑,广东省作协会员)

那一树海棠花(外一首)

□ 胡权权

春天里,沿着你温暖的枝头
一朵一朵,营造含羞的、红红的笑容。

那一树海棠花安坐于清凉的庭院,
仿佛听见

叮叮咚咚的古琴声飘落,像雪一样
嘘!请不要去打扰她们分娩。

你说,这海棠花红得这样惊艳
是否与浩荡的东风有关?

你说这海棠花蜂拥而至的热烈,是
否与她

内心久远的等候相连,枝头开花
像手指拨弄琴弦,只是一个简单的
手势

蝴蝶与蜜蜂飞舞出流水的形状
那一树海棠花固守馨香

风摇花枝,轻轻摇晃婴儿睡梦的摇
篮

我看,每一朵海棠花在梦幻里笑
出粉嫩的娇艳

美就是出自内心的安宁

真的,我听见那一树海棠花弹奏出
清幽的琴声

从春风吹醒枝头那一刻,那些音符

一路追赶来,从前世到今生

抓住你了,我的掌心留有清晰可辨
的海棠花印

玉质的月光和云霞,应是青鸟缠绵
轻啼

此时,江南的薄雾像淡淡的水墨
波洒古典主义的色彩,小鸟歌唱爱

情

我们需要收割大面积的幸福

每一颗种子在阳光里愉快的发芽、
拔节

开花并结出幸福的果实,在这样一个
春天

我们等待着百花出现,血脉与烟火
在季节背后恣意弥漫

(作者系昆山市作协会员)

扰

□ 张克社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
心在春风里就像桃花一样绽放

两只小鸟突然从路边飞起

慌慌张张飞向远方

看着它们的背影我停下了脚步
我不知道是自己惊扰了它们
还是它们要去寻找更加美丽的去处

路边的枝梢在不停地摇动

好像在窃笑我这个不速之客

我一时发懵站在那儿束手无策
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要迈出脚步
(作者系泗洪县作协常务副主席兼
秘书长)

一路花灯

□ 刘家魁

桃花、杏花、玉兰花

荠菜花、油菜花、稠李子花……

一路花灯

夹道照我

——左照,右照

仰照,俯照……

照得我像一个不幸的迷途之人

幸运地误入天堂……

照我以花光

照我以花色

照我以花香

照我以敞开的心扉……

哦,除了太阳

除了母亲

谁有如此无私、温馨的光芒?

一路花灯

照我

照你

照他

照一切开不了花的生命

也照风